

□往事如风

□芭蕉雨声(新乡市)

□诗词采撷



郭艳先 摄

新一街的枫杨树

格别致的枫杨树。后来,我在乐水公园也见到几棵枫杨树。

枫杨树的雄花与同科的核桃花相仿,毛毛虫样的柔荑花序,混杂在绿叶间并不显眼。雌花和雄花分别长在相距不远的花序轴上,花串与果串之间的转换却很有隐蔽性。风媒下,雄花完成授粉后脱落,雌花发育成果序继续留在枝头。深秋籽粒饱满,果串由青绿转为黑褐色,甚而可悬挂半个冬天。

眼下果实正青春,人走树下,果串若流苏样点缀梢头,画面颇有古典意味。

果串看着柔软,摸上去顶手,硬实实的。它由一个个翅果环抱而成,翅果形状奇特,成对而生,一颗种子附带两只半展的革质小翅,好似正欲起飞的燕子,也像趴着的青蝇,说是饱满的元宝或馄饨也行。各人依自己的想象去解读,所以枫杨的小名很多,麻柳、大叶柳、枫柳、平阳柳、平柳燕、苍蝇树、元宝树、馄饨树、钱串子。

被正式命名为枫杨,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,之前叫法并不确定,古人对它的称呼也是多种多样,宋朝时官方称之为榉柳。“榉柳细花吹面落,误挥团扇扑飞蝇。”这是杨万里的诗句。

孔子说读《诗经》的好处很多,最不济也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。可“识”起来并非易事,饱读诗书的文化名家在枫杨树面前也有尴尬的时候。散文大家黄裳

先生,一直错把他家屋后那株高大的枫杨树当成榆树,悬垂的果串误作榆荚来认,并先后为自己的书起名《榆下说书》《榆下杂说》。他写信给俞平伯谈及此事,俞却说,枫杨冷僻,错识无妨,自己不辨榆槐就太不该了。原来俞平伯一直把书房外的榆树当槐树,以“槐”字题名出版的几本书已不可更正,甚觉遗憾。

枫杨树枝条柔韧舒展,光影婆娑而意气昂扬。树下盘桓半日,看在眼里,还想收入镜头。瞄准果枝保持托举相机的姿势,等风。自从玩上短视频,看草看树的程序就多了个拍摄动态。若梢头静止,辨不出枝叶情绪。

两排行道树,棵棵长得都很用功,轻风过,枝叶带动果串飞扬,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。一棵一棵枫杨树仰头望,仰得都有些骄傲了。

枫杨树终究在风里做出我想要的姿态,也可以说是我捕捉到千百个姿态中的一瞬。阳光斜照过来,果翅青碧灵透,与叶片一起,给大树以深沉的慰藉。

回家翻看录影,枫杨树的枝叶间除了果串迷人,还有红顶啄木鸟穿插忙碌,叨叨啄啄,机敏可爱。我也曾在树下看到过它们,却很难抓拍到满意照片。

“啼鸟沸叶中,沉沉有若深山。”城市绿化越来越好,很多不常见的珍贵树种被引入栽植,我稀罕得很,欣然接受且珍惜这份美意,并心存感恩。

麦子

□周文恒(辉县市)

依旧重复咀嚼着起舞的风声
暴晒的汗水味覆盖整片麦地
根在土里的人,脊梁有着阳光
光的迹象

就这样昨天的夜晚纷纷脱落
徒留下此刻的麦子,摇摇欲
坠

我需要一把旧镰刀,一块磨
刀石

或者,一位拥抱着泥土的故人
来诠释,每一株麦子的风雨
永远是这样苍老的麦子
摇曳的姿态填饱了城市

夏收吟怀

□王建强(辉县市)

浹衣盛夏向耕田,
耳畔流光聆杜鹃。
厚穗哪堪晴日烈,
劳心岂怨炎风悬。
迷情旷野千楸梦,
留恋金黄一世缘。
且待机收仓廩足,
三杯知己敬斯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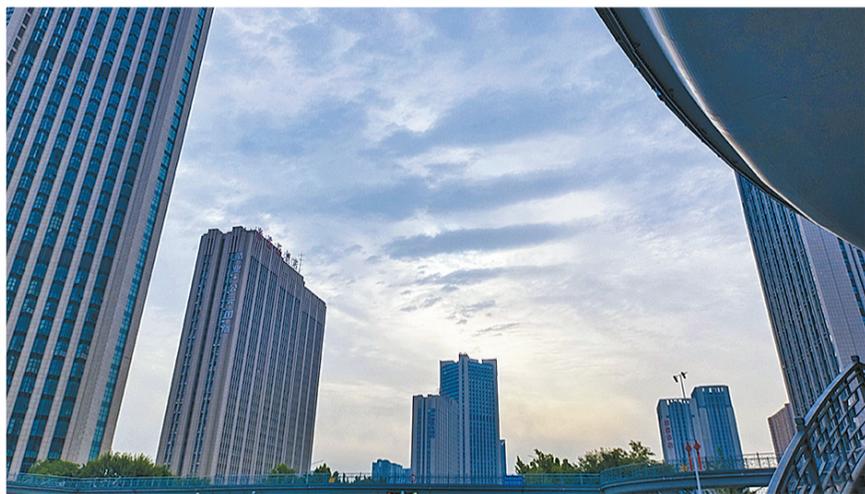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
pywbmywy@126.com。
请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。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

云卷云舒

□赵建喜 摄于友谊路



夏日晨曦

□赵建喜 摄于新二街

用手机记录美好生活,将眼前风景定格在报纸上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。

《平原晚报》“新人拍”栏目期待分享您手机里的摄影美景。
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